

暮色安然

■ 荔木子

他

当暮色悄然浸染他的世界
于记忆的断层
马桶成了洗衣池
安睡之床亦欲拆解

“华”是他仍能捕捉的温暖字符
“淘”是儿子之名尚留心底
他人院那一天
我自称为“淘”的伙伴
“淘”与“华”
化作连接心海的独一舟船

庭院宽阔,长廊明亮
花园绚丽,菜园翠绿
他的脚步去时常常凌乱
寻觅山药与青蛙的踪影
他的目光
似迷蒙的雾霭
隐匿着往昔的欢笑与泪痕

他喃喃低语
那些与天国母亲的对话
那些被遗忘的时光碎屑
如同沉入深海的珠贝
在记忆的漩涡里时隐时现

斑驳光影在时空中交错纵横
我怎敢惊扰
这暮色里纯粹的天真
唯有俯身
为他轻柔抹拭沧桑印痕

她

余晖,温柔洒落她的肩头
岁月霜华,悄然染白的发缕
旧藤椅上,她凝眸远方
往事,在眼眸中悠悠沉浮

膝头摊开的相册
笑容,在泛黄纸页间停驻
老巷,蜿蜒悠长
柴门,虚掩着时光
袅袅炊烟不再
桌面饭菜是否已凉

她轻声吟唱
那首曾哄儿入眠的歌谣
往昔是褪色锦缎
在心底角落,闪着朦胧微光

余晖渐隐
星辰初上
我不敢打破这安宁的模样
唯有轻轻挽着她的手
如同挽住岁月的沧桑

荻花飘飘母爱深

■ 吴征远

周末的时候,我回老家的旧屋子拿工具,准备干些农活。老屋是火砖房,已经很久没住。母亲以前用它来放杂物,门用木棍插锁着。我没有走进去,只是静静地看门前那片荻花。此刻,正是荻花开放之时,纷纷扬扬的荻花似在向我招手。我很久没来过这里了,差点忘记了美丽就在身边!

这片荻花可是有些来历的,那一年下大雨,把老家前边斜坡的泥土冲掉了五分之一。大雨后几天,母亲带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冲开的口子填上。寻个日子,母亲把荒地的一些荻草根挖回来,稀稀疏疏地间种着。母亲说,这荻草根系发达,等它们出新芽了,这斜坡就没有问题了!

荻草长得很快,一场雨洒下,它们便会疯狂地生长。一枝、两枝、三枝,一簇、两簇、三簇。经过了一个夏天,这荻草就把门前的斜坡密密占据了。那个

夏天也下了几场暴雨,斜坡的泥土被荻草紧紧地护住,半点也没有流失!

秋天的时候,荻花开了。早晨,太阳从东边钻出头来,绚烂的霞光铺满天际,荻花上沾着晶莹剔透的露珠。家门口就像挂着一串串闪光的首饰。那只可爱的小黄狗,蜷伏在荻花下,暖暖地晒着太阳。村中的几个老人,吃完早餐后,也在那坐着闲话家常,尽享晚年之乐!黄昏的时候,摆一张竹椅在荻花旁,看晚霞染红的荻花在风中轻轻飘动,颇有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的意境!月色皎洁的晚上,站在门前看荻花,那可是美妙的景致。淡淡的月色中,轻轻摇曳的荻花看上去就像一大片纯净无染的絮云,在家门口的斜坡上飘呀飘,宛如传说中的童话世界!

凛冽而无情的秋风扫过大地时,许多花儿都含蓄地忍耐着。但是荻花却抵御着秋风的扫荡,它们以翻卷的白

浪、闪耀的银光,为秋天的大地铺上诗意的洁白。一个秋末,我到郊外砍一些粗大的芦荻茎回来,做成篱笆,两三年过去了,历经风雨寒暑,它们竟然还是坚韧如初,这令我不禁有点惊诧了!用它作篱笆并不逊于竹子,而竹子的成本要高,芦荻茎随处可见,这平凡而用处大的芦荻,不能不令人敬佩!

冬天的时候,芦荻枯黄了,母亲说,明年的春天,它们又会长得很好的。果然,当二月春风轻剪柳枝的时候,家门前又再是绿油油的一片!

改革开放后,大哥到珠三角打工,后来遇到种种困境,中途跑回来闷闷不乐。母亲说,男儿何处不青山,你不见那芦荻,无论在哪儿不都生长得好好的。后来,大哥又回去,经过打拼,终于在那安家立户,成为特区一棵自由生长的芦荻。

长大后的我们分别到异地谋生,见

到了各种各样的荻花,蜜黄色的、赭红色的、灰橙色的、浅紫色的,它们都像家门前的那片荻花生机勃勃!看见荻花,我们就会想起故乡,想起了母亲。母亲种下的不仅仅是荻花,还种下了对我们的谆谆教诲: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条件,生活的给予是否充足,都要像芦荻那样,深深扎根大地,用顽强的生命力开出灿烂的荻花!

母亲年纪大时,由于做了大手术,又患有老年痴呆症,不得已去了养老院。我去探望她时,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,微笑着看着篱笆外生机勃勃的芦荻。

刹那间,我的眼睛濡湿了。母亲啊,无论你去到哪里,都是一棵不择环境、随遇而长的芦荻。你用平凡的一生绽放着无言的大爱:荻花处处是故乡,荻花飘飘母爱深。

割夜稻

■ 陈宜要

五十多年前的秋收时节,我们队里常常要在夜里收割水稻,参加割夜稻有饭吃,大家都想去干干活图个肚饱。

当时我们十二三岁,割水稻这些活儿都能干,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干劲十足!大人们也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帮忙。

那时候经常要去割夜稻的田垌在潭段河北边,西向隔着沙河的坡上有很多坟墓、杂草、树木,还有废弃的砖瓦窑,晚上是没有人敢到那里去。所以晚上我们到那条垌里割水稻,心里免不了有点害怕!

我清楚记得:那晚月色朦胧,阴风阵阵,虽是秋末冬初,也有一点寒冷,那些不知名的虫兽一直在鸣叫,真叫人害怕。大人们纷纷走在前边为我们壮胆。

到了田里,队长安排了我和亚芬、亚武、亚县、亚颖、亚新、春梅等几个小伙伴负责割水稻,队里身体强壮的负责捆稻挑稻,汝金带两个人负责煮饭。

我们割起稻来,你追我赶,争先恐后,忘记了害怕,忘记了饥饿,忘记了疲劳。况且稻田里没有水,可以穿着鞋干活。稻苗干爽,割起来非常轻快,两三个小时就割了一大片。大人们纷纷把水稻捆好,挑回了公庙废墟旁的地堂,堆起来像一座小山似的。

忙完后,大家纷纷赶来吃饭。汝金做的饭真香!他做的猪肉和豆饼豆芽,我们吃得津津有味……

现在回想,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我一直在想:今天都衣食无忧了,可什么山珍海味,再也吃不出那晚肉香的味道啊!也许那是劳动成果的味道,也是艰苦岁月中特有的味道。



秋风劲

周文静摄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

关爱未成年人 公益广告

亲近大自然 做阳光少年

